

## 王安石與《相鶴經》

歷來諸多版本的王安石文集，通常在雜著一類中，收有一篇《相鶴經》。宋徽宗年間，書法家黃伯思在其《東觀餘論》中，認為此文是淺俗的人錯誤收錄，且文句多有舛錯，並提及見到一個著名道士陳景元輯寫本《相鶴經》，極為精善。當然，王安石並沒有作《相鶴經》，文末署「熙寧十年正月一日，臨川王某筆」，他只是鈔寫或修訂而已。

### 《相鶴經》的源流

《隋書·經籍志》著錄有《淮南八公相鶴經》，還有《浮丘公相鶴書》，作者不詳，都是蕭梁年間還流傳，但當時全本却已亡佚。唐代《初學記》、《藝文類聚》，有引錄《相鶴經》片言隻語，敦煌發現的唐代寫本類書《修文殿御覽》殘卷，起首收錄的正是《相鶴經》部分段落。由於未見更早的古籍徵引，推測此經可能撰於南北朝。劉宋鮑照的〈舞鶴賦〉頭兩句：「散幽經以驗物，偉胎化之仙禽」中的「幽經」，指《相鶴經》。北周庾信〈奉和趙王遊仙詩〉提到「玉京傳《相鶴》，太乙授《飛龜》」，據晉朝葛洪《抱樸子》所載，《飛龜》是講述仙術的道經，《相鶴經》應是相同性質。

北宋葉夢得《避暑錄話》，提到進士程師孟從陳景元處得到《相鶴經》，非常高興，可見此書殘本已罕見。陳景元在神宗年間曾進所注《道德經》，被賜號「真人」，與王安石、蘇軾等名人亦有交遊。自唐至宋，士大夫養鶴漸成風氣，可能需要一些類似《相馬經》、《養魚經》等農書的養鶴指南。但《相鶴經》從鶴二歲講到千六百歲，又以陰陽五行解釋鶴的外貌和行為特徵，詞句玄虛，實難據之以養鶴。估計此書受文人歡迎，還是物以罕為貴，和輯佚的時代風氣。

### 升仙太子王子晉

唐代李善為《昭明文選·舞鶴賦》作注，頗有引用《相鶴經》，還提到其傳承：此經出自浮丘公，授以王子晉，跟着是崔文子，再到淮南八公，然後傳播於世。值得留意，是王子晉這位仙人。姬晉是周靈王太子，據《國語》和《逸周書》，太子晉或王子晉早慧，曾經違抗靈王之意而進諫，可惜十八歲而亡。另一方面，王喬或王子喬在古籍中，是善於導引吐納而長壽的真人。但自署名西漢劉向的《列仙傳》、東漢王符《潛夫論》以後，漸漸把太子晉與王子喬合併為同一人。

據《列仙傳》記載，王子喬是周靈王太子，曾遇見仙人浮丘公，後來在河南緱氏山，騎鶴升天。人們在山上立祠廟紀念他，但祠廟屢興屢廢，至武則天時決定重修，並親撰《升仙太子碑》，手書碑文。武則天以武氏出自姬姓，大力推崇仙人太子晉，有神化武周政權的意圖，也有長生成仙的追求。早先已有部分地區的王氏大族，追源溯始到太子晉，至此，這個始祖亦為天下王氏所共許。

### 兒子王雱的早逝

為甚麼王安石書寫《相鶴經》？有論者認為文中說鶴「是以行必依洲渚，止不集林木，蓋羽族之清崇也」，比喻自己特立獨行、不同流俗的精神。宋初編纂的《太平御覽·羽族部》，有收錄《相鶴經》段落，與王安石版本內容大致相當，文句各有

詳略不同。但王安石版本，却没有《太平御覽》版最後祥瑞意味甚濃的「聖人在位，則與鳳皇同翔於郊甸」兩句，而補上由浮丘公至王子晉等的源流。

熙寧九年(1076)六月，兒子王雱去世，十月，王安石再次辭去宰相職務。王雱死時年僅33歲，給予王安石沉痛的打擊，他寫下《題雱祠堂》，表達對愛子的哀悼：「斯文實有寄，天豈偶生才？一日鳳鳥去，千秋梁木摧。煙留衰草恨，風造暮林哀。豈謂登臨處，飄然獨往來。」正如已故宋史名家漆俠〈王雱：一個早慧的才華四溢的思想家〉所述，王雱積極投入變法運動，更致力於儒、釋、道思想的探索，可惜只有《老子注》和《南華真經新傳》較為完整地保留下來。《相鶴經》稱鶴「為仙人之騏驥也」，駕鶴升天是王氏共祖王子晉得道成仙的標誌。王子晉聰慧而早逝，突顯人生的無奈，其少年成仙，又為逝者安排完美的歸宿，無疑迎合了作為父親的願望。從此，直至1086年去世，王安石一直退居江寧(今南京)。

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碩士同學會司庫 鄭明威博士



揚州八怪之一金農所書《相鶴經》片段